《圓覺經》及相關經典的考證[1]
——以黑水城、拜寺溝方塔文獻為主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圓覺經》是一部能體現中國佛教重視圓覺妙有思想的經典，主要一切眾生都有圓覺妙心，本應當成佛，但只是被妄念、愛欲、貪欲等無明所遮，在六道之中輪回不止。若能清淨本心，以心為本源，去除貪欲、愛欲等，就能達到解脫。由於宗密的弘揚，使《圓覺經》成為後世僧界研習佛法的重要經典之一，相關注疏和道場禮懺等對後世也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從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圓覺經》、拜寺溝方塔存漢文《圓覺經略疏》與懺儀、《圓覺經》的翻譯年代、《圓覺經》及其相關經典的流傳四個部分對《圓覺經》及相關經典進行了考證。首先對英藏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文《圓覺經》進行譯文整理，糾正刊佈者的錯誤，確定上述五個編號的西夏文殘經皆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因為過於殘缺，我們目前尚無法還原西夏文《圓覺經》科文的真實狀況，但可以確定西夏文殘經為《圓覺經》科文正宗分的內容。然後對拜寺溝方塔中殘存漢文《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場懺□》進行錄文考證，恢復了《圓覺經略疏》的版式，與《大正藏》進行比對，可以確定他們基本一致，僅個別詞存在差異。《圓覺經道場懺□》應是西夏境內流行的略本，其內容受到宗密撰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影響。文章還借助宗密之前撰疏僧人和參與《圓覺經》證義僧人的活動年代，考證了《圓覺經》翻譯年代與道詮法師的記載是相符合的。

關鍵詞：西夏文《圓覺經》、漢文本《圓覺經略疏》、《圓覺道場禮□》、拜寺溝方塔

---

[1] 本論文得到 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的資助，批准號 2018VJX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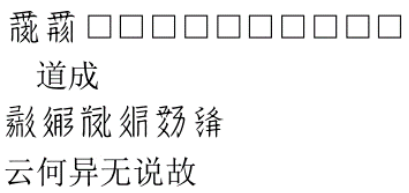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以下簡稱《圓覺經》），又稱《大方廣圓覺陀羅尼》、《修多羅了義》、《秘密王三昧》、《如來決定境界》、《如來藏自性差別》。《圓覺經》是唐北印度罽賓人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救）在東都洛陽白馬寺翻譯完成。後有唐圭峰宗密宣揚《圓覺經》教義，先後撰有《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大方廣圓覺經大疏鈔科》、《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大方廣圓覺經略疏》、《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注》、《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之鈔》、《大方廣圓覺經略疏科》《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等多種著作，對推動《圓覺經》的弘揚和傳播具有積極意義。《圓覺經》的流行與華嚴五祖宗密的提倡有很大的關係，也成為華嚴宗、禪宗和天臺宗信仰的重要經典之一。《圓覺經》科文、《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場禮□》等也流傳到西夏，在黑水城和西夏方塔中得以保存，《圓覺經》及其科文還被翻譯成西夏文，為瞭解西夏佛經流傳、西夏與周邊政權的宗教文化交往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一、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圓覺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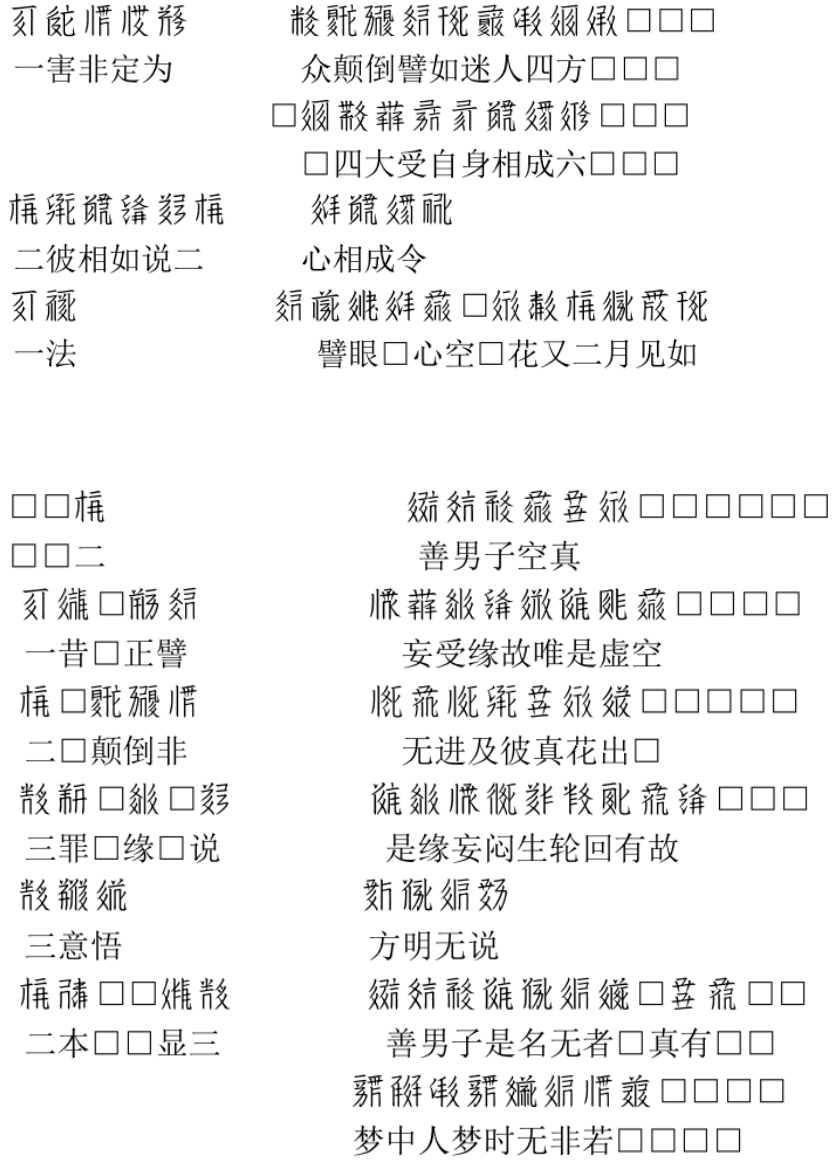
1914 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率領的考察隊在第三次中亞探險時也來到黑水城地區，對黑水城進行發掘，獲得一定數量的文獻，這批文獻在數量和完整程度上雖遠不及俄國人科茲洛夫藏品，但因與科茲洛夫的藏品出自同一地方，可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相互補充和綴合。斯坦因所獲文獻現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已出版了《英藏黑水城文獻》（1－5 冊），[2]整理編號達到 4 千多，通過梳理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發現其中遺存幾個編號的西夏文《圓覺經》殘葉。刊佈者對這幾個編號的殘經或沒有定名或定名錯誤，通過重新解讀翻譯這些西夏文殘經，可以確定他們為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翻譯的《圓覺經》的科文或科判。下面分別對西夏文殘經進行錄文並翻譯如下：

(一)Or.12380-2294RV（K.K.II.0282.ddd）殘經存左右兩頁，以圖表形式出現，刊佈者將其定名為「佛經科文」，分析殘經圖版，上下單欄，滿行為 12 字，上半部分保存較好，下半部分殘缺嚴重，還可以確定殘經左右兩面曾有粘連，因為右面殘經右下角的兩行字為倒字，與左面左下角兩行字相同。將西夏文殘經錄文並翻譯如下：

右面：



[2]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英藏黑水城文獻》（冊 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 年。



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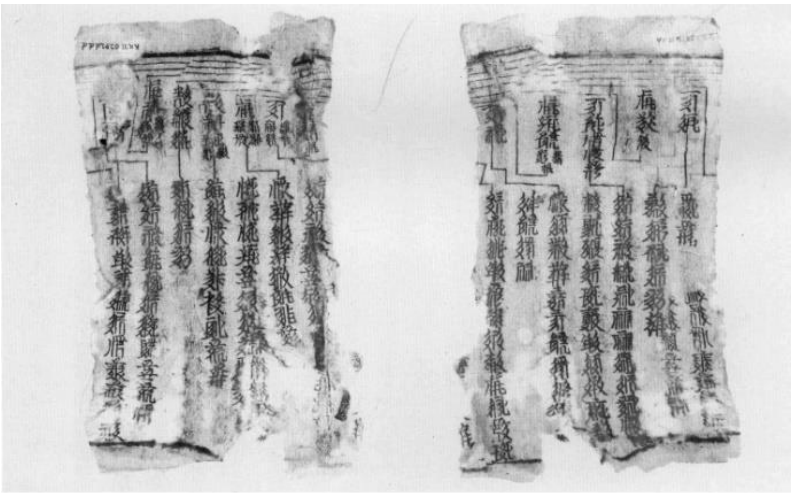
解讀 Or.12380-2294RV（K.K.II.0282.ddd）殘經，比對《大正藏》，可以確定殘經下部分為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圓覺經》的相應內容，上部分則以表格的形式對《圓覺經》進行解釋科文提綱，這兩部分內容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稱殘經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其中殘葉經文部分翻譯如下：

……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花，病者妄執，由妄執故，非

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花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花。[3]

科文或科判提綱翻譯如下：

初問
二釋三
初害非為害
二彼如相說二
初法
□□二
初昔□正喻
二□顛倒非
三過□緣□說
三意悟
二本□□顯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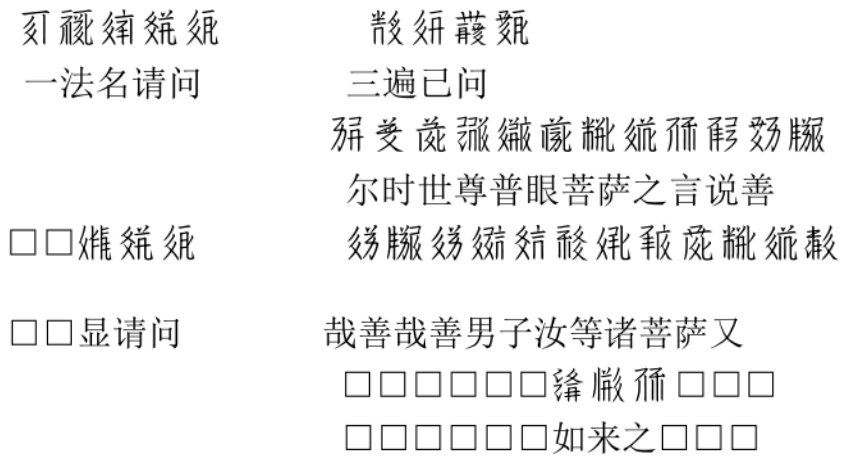


Or.12380－2294RV（K.K.II.0282.ddd）佛經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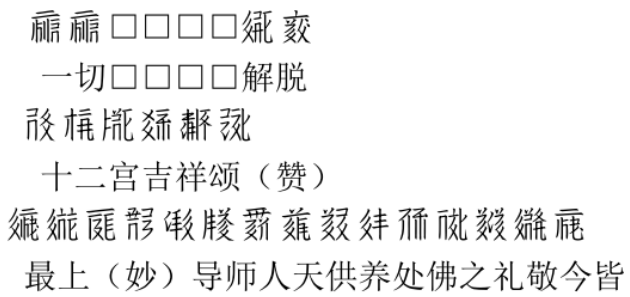
(二)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存 2 折頁，其中 1 殘葉 4 行，滿行 12 字，以圖表形式出現；另 1 殘葉 3 行，上下單欄，行 15 字，殘經上有 2764 號，刊佈者將殘經定名為「十二宮吉祥頌」，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3]（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3 中欄 19。

右面：


一法名请问　三遍已问
尔时世尊普眼菩萨之言说善
□□娥　□□显请问　哉善哉善男子汝等诸菩萨又
□□□□□□□□如来之□□□

左面：


一切□□□□解脱
十二宫吉祥颂（赞）
最上（妙）导师人天供养处佛之礼敬今皆

解讀 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可以確定殘經右面內容為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經文，上面表格為解釋經文的科文提綱，此殘經應該定名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其中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 ……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 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問于如來修行漸次、思惟住持乃至假說種種方便。[4]

科文或科判提綱翻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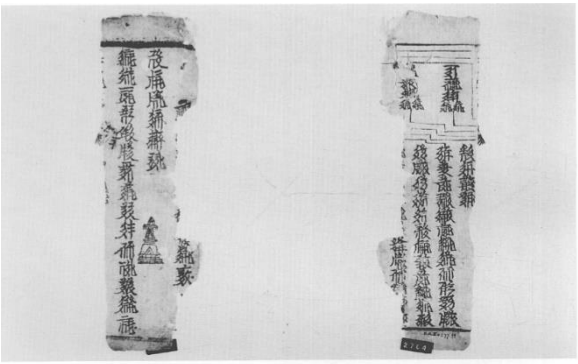
> 初舉法請
> 初釋標請

左面殘葉內容翻譯如下：

[4]（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4 中欄 14。

一切□□□□解脫
《十二宮吉祥頌（贊）》
最上（妙）導師、人天供養處，禮敬佛，今皆……

但是，從 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左面內容和殘經版式判定，它與右面殘葉應該不屬於同一部經，所以刊佈者定為一個編號欠妥，換句話，Or.12380-2764RV（K.K.II.0277.ff）殘經是由《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和《十二宮吉祥贊》兩部分組成。



Or.12380－2764RV（K.K.II.0277.ff）十二宮吉祥頌

(三)Or.12380-2762（K.K.II.0254.n）殘經存 1 頁，以圖表形式出現，殘經上有 2762 號，刊佈者將其定名為「十二宮吉祥頌」，滿行 12 字，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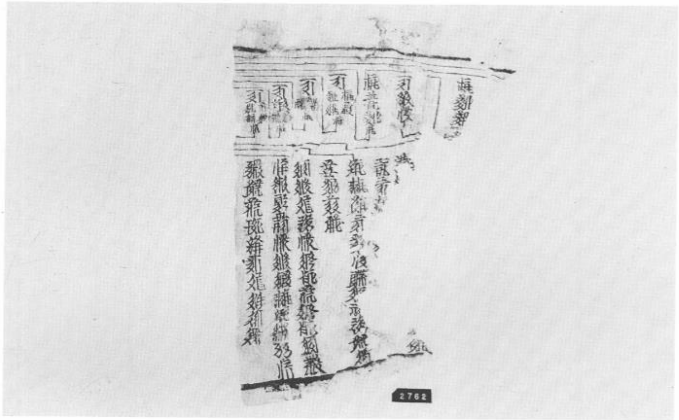
楀 䋣 䋣	……
二观行	……
䋣 䋣 䋣	……䋣
一戒定	……是
	䋣 䋣 䋣……
	虛身于……
楀 䋣 䋣 楀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二慧观二	彼依是身说定体无□合相成
䋣 楀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一二□观显	真幻与类
䋣 □□楀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一□□二	四缘虛合妄六根有六根四大
䋣 䋣 □䋣 楀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一初信□观二	内外合成妄缘力依彼中聚集
䋣 䋣 □䋣 □楀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䋣
一身□我□二	察相有如故方虛心名成

解讀 Or.12380-2762（K.K.II.0254.n）殘經，可以確定其殘頁右面內容為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經文內容，左面為科文提綱，殘葉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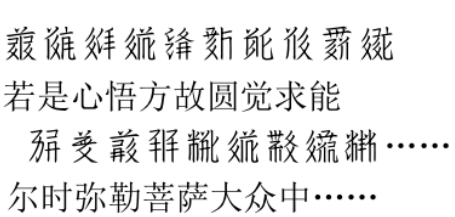
科文或科判提綱內容為：

二觀行（成就）（二）
初戒定（三）
二觀慧(二)
初科分(二觀)
初明二空觀(疏二)
初我空(二)
初觀身無我(疏二)



Or.12380－2762（K.K.II.0254.n）十二宮吉祥頌

(四)Or.12380-0384（K.K.II.0285.jjj）殘經存 1 頁，滿行 12 字，以圖表形式出現，刊佈者將其定名為「佛經」，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若是心悟方故圓觉求能
……
尔时弥勒菩萨大众中……

[5]（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4 中欄 19。

	□□絈 [illegible]
	□□佛足顶礼三遍过绕
豕 [illegible]	苑 [illegible]
一请问文名三	合掌佛之言说
豕 [illegible]	[illegible]
一问起威仪	大悲世尊诸菩萨因秘密藏
	[illegible]□□□[illegible]……
	诸大□□□轮深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法众生……

解讀 Or.12380-0384（K.K.II.0285.jjj）殘經，可以確定其右面殘頁內容為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經文內容，左面內容為科文提綱，其殘葉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 若能了此心　　然後求圓覺
> 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廣為菩薩開秘密藏，令諸大眾深悟輪回分別邪正，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於大涅槃生決定信，無復重隨輪轉境界起迴圈見。世尊，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6]

科文或科判提綱翻譯如下：

> 初請問文名三
> 初進問威儀

Or.12380－0384（K.K.II.0285.jjj）佛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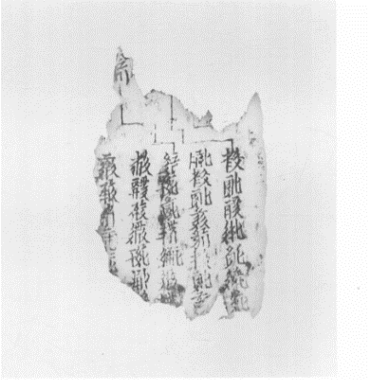
[6]（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6 上欄 15。

(五)Or.12380-0399（K.K.II.0285.a.i）殘經存 1 頁，以圖表形式出現，上下皆殘，刊佈者將其定名為「佛經」，下面將西夏文錄文並翻譯如下：

𗍊𗤶𗥤𗏁𗅋𗥤𗢭	生未出轮圆觉了
𗥤𗍊𗤶𗍑𗢳𗍊𗤶	性生轮与殊生轮
𗢳𗹦𗍫□𗼇𗵘	譬如眼□谷水
𗥤𗼇𗥤𗼇𗹦𗢳	以火末视如云
𗼇𗥤𗢳	行等亦

解讀 Or.12380-0399（K.K.II.0285.a.i）殘經，可以確定其內容為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科文，只是上面內容殘缺，僅剩下經文部分，其經文內容翻譯如下：

……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回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7]



Or.12380－0399（K.K.II.0285.a.i）佛經

通過上述解讀，刊佈者在刊佈英藏黑水城西夏文 Or.12380-2294RV(K.K.II.0282.ddd)、Or.12380-2764RV（K.K.II.0277.ff）、Or.12380-2762（K.K.II.0254.n）、Or.12380-0384（K.K.II.0285.jjj）和 Or.12380-0399（K.K.II.0285.a.i）殘經時或錯誤定名或沒有定名，但根據解讀內容和殘經版式等判斷，這些編號的殘經可以確定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因為內容過於殘缺，黑水城殘存《圓覺經》科文或科判並不完整，儘管如此，從而也可以確定，在西夏時期應該存在《圓覺經》漢文本和西夏文本，西夏僧人繼承漢族僧人的講經傳統，也根據《圓覺經》經文內容制定科文或科判以解釋或講解佛經。

[7]（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號 842，頁 915 下欄 1。

二、拜寺溝方塔存漢文《圓覺經略疏》與懺儀

為弘揚《圓覺經》的頓悟圓覺本心，永斷無明，讓世人或後人更好瞭解經文思想和修習方法，唐宗密撰《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等七部注疏，積極推動了《圓覺經》的流行。宗密的著作也傳至西夏，在寧夏賀蘭山拜寺溝方塔中存有漢文《圓覺經略疏》（卷下，刻本蝴蝶裝，N21·016【F034】）和《圓覺道場禮□》（【F038】，寫本卷軸裝）。

(一)拜寺溝方塔存《圓覺經略疏》

《拜寺溝西夏方塔》中對漢文刻經《圓覺經略疏》進行刊佈，內容為《圓覺經略疏》（卷下），編號為 F034-1～7，刻本蝴蝶裝，除 F034-2 右面外，其他編號的殘經基本上是上半部分保存，下半部分殘缺嚴重，上欄線為單欄，下、左、右欄線為雙欄，殘經中有《略疏下》字樣，經文為陰文，疏文為陽文，根據殘經內容和《大正藏》內容比較，可以 確定殘經滿行為 18 字，還原殘經版式。根據圖版將殘經錄文如下：

F034-1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表示殘缺一個字，以下同）

二一問斷輪回**世尊若諸**□□□□□□□□
□**如來大寂滅**大涅槃也[8]□□□□□□□□
義體深用廣故如海也**雲何當**□□□□□□
前章雲先斷無始輪回根本故今□□□□□
諸輪回前雲種種取捨皆是輪回□□□□□
幾種姓既一切皆是輪回之□□□□□□□
二問修悲智修佛菩提幾等□門□□□□□
　略疏下　　柳信忠一片
願學故即從假入空成大□□□勞當設□□
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眾生無□□故從□□
空出[9]假成大悲或病既多方藥□□無方□□
少湯添水恐落愛見大悲故□□□二□□□
唯[10]**願不舍救世大悲令諸修**□□□□□□□

[8]《大正藏》內容為「大般涅槃」，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0 中欄 28。

[9] 《大正藏》內容為「入」，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0 下欄 11。

[10] 《大正藏》內容為「惟」，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0 下欄 15。

世眾生慧目即能照也□□□□□□□□□□
鏡即所照也心淨如□□□□□□□□□□

F034-2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上下皆有殘損，由兩片綴合在一起，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無上知見**無□□□
□□□□□□□□□華雙開菩提涅槃是無□
義下三唱□□□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
□□□□□□□□□**告彌勒菩薩言善哉善哉**
□□□□□□□□**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請問**
□□□□□□□□□**之意**本清淨之輪回無差
□□□□□□□□**諸菩薩清淨慧**□□□□□
略疏下　　三
末世眾生永斷輪回心悟實相□□□□□□
無生本來清淨眾生未悟□□□□□□□□□
故是輪轉[11]今悟實相了心無生心□□□
永絕如是忍可名無生忍上皆贊□□□
當為汝說許也**時彌勒菩薩奉教**□□□
眾默然而聽次下正說長行□□□□□
二答修悲智前中二一推□□□□□□

F034-3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令知初中又二一示所斷二勸令斷初□□□
指愛為本二欲助成因三輾轉更依四起□□
報初中二初貪欲以標指**善男子一**□□□□
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有輪□□□
所貪五欲標指能貪之愛是輪□□□□□□
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
因緣故有生死又涅槃雲因愛□□□□□□
略疏下
若離於[12]愛何憂何怖又佛□□□□□□□□
盡即[13]滅故知生死貪愛為本先□□□□□□

[11] 《大正藏》內容為「回」，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0 下欄 28。
[12] 《大正藏》內容為「貪」，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根等謂由於五欲引起愛心能□□□□□□
絕言種種者或天屬□□□□□□□□□□□
恩知得惠齎等或任運生愛即自身□□□□
味六親等或因敬成愛因恩成愛或因愛□□
恩之與愛應成四句謂因非愛等又所貪之□

F034-4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眾多故能貪之□□□□貪與愛□□□□□
貪非愛等若對治揀[14]境則有順有乖若□□□
心則皆為過患又唯就愛復有其三□□□□
禽荒色荒及名利等二善愛謂□□□□□□
等三法愛謂樂著名義及貪聖□□□□□□
下雲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
愛何由生後約受生以結定□□□□□□□
略疏下
性卵生胎生化生皆□□□□□□□□□□□
知輪回愛為根本卵等四生則□□□□□□
伽釋眾生雲思業為因穀胎濕染□□□□□
起為生若以四生配六道者天及地獄□□□
通胎化謂鬼子及地行羅剎是胎餘□□□□
畜各四人具四者毗舍佉母卵生三十二□□
則常人濕則捺[15]女化則[16]劫初畜具四者金□□

F034-5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龍余獸皆胎餘鳥皆卵然著地飛空若水□□
微細蠢動或卵胎或濕化不可具分品類□□
淫欲而[17]正性命者淫謂耽染愛著□□□□□

---

[13] 《大正藏》內容為「則」，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14] 《大正藏》內容為「簡」，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15] 《大正藏》內容為「奈」，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中欄 02。
[16] 《大正藏》內容為「為」，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上欄 11。

得名淫縱使化生亦依業染若[18]□約□□□□
者俱舍雲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
同四王界余諸異類卵濕胎形□□□□□□
分析受性稟命莫不由之既□□□□□□□
　略疏下
愛故雲愛為根本二欲助成□□□□□□□
助發愛性心也即愛之種子**是**□□□□□□
續由外塵欲牽起愛心亦由愛心□□□□□
欲故造業造業故受報由此生死不□□□□
雲眾生所以久流轉者皆由著欲故□□□□
於心則無復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
名涅槃三輾轉更依**欲因愛生命因欲**□□□

F034-6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鬼因□□□□□□□□□□□□□□
是惡道因於彼□□□生□□□□□□□□
惡道不造惡因於離惡法門深生愛樂□□□
善比由愛欲故造惡今知欲可厭□□□□□
十善也**復現天人**樂報也花嚴雲□□□□□
人天受生因判雲樂報粗相言□□□□□□
苦天上五衰地居斫截殘害□□□□□□□
　略疏下
於天鬼畜中開出修□即成[19]□□□動業□□
又知諸愛可厭惡棄愛樂舍還□□□□□□
愛惡愛善俱未免苦棄彼愛心樂修□□□□
即四禪八定而不知樂舍之心還同□□□□
還茲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上二□□□□
正二報也由於□□修得□□□□□□□□
總結**皆輪回**□□□□□□□□□□□□□

F034-7 錄文：（依據圖版錄文，滿行 18 字，下部分殘損，經文為陰文，字體顏色加深，疏文為陽文，顏色正常）

---

17 《大正藏》內容沒有「而」，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中欄 02。

18 《大正藏》內容為「但」，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中欄 02。

19《大正藏》內容為「戒」，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51 下欄 21。

成聖道不□□□□□□□□□□□□□□
愛發潤備矣然十惡業一向須□□□□□□
但除其病第二勸斷文三初正勸□□□□□
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
死皆由貪愛故欲脫生死先斷此□□□□□
論雲夫事起必由其心報應必□□□□□□
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
　　略疏下
者喻其至切二通妨恐有難雲□□□□□□
亦有貪愛亦受生邪故下通雲**善**□□□□□
化示現世間非愛為本但以慈悲令□□□□
諸貪欲而入生死菩薩示現受生□□□□□
以大悲益人為利欲行教化□□□□□□□
夫同事利物故□□□□□□□□□□□□□

《拜寺溝西夏方塔》中刊佈的漢文刻經《圓覺經略疏》是卷下內容，應該出自同一部經典，即是同一刊印經典的殘存內容，七個殘葉中 F034-1～5 的內容可以綴合銜接，從 550 頁中欄 25 到 551 頁中欄 25 之間的內容。F034-6～7 內容可以綴合銜接，從 551 頁下欄 10 到 552 頁上欄 16 的內容。但 F034-5～6 之間的內容不能綴合銜接，缺少從 551 頁中欄 25 到 551 頁下欄 10 之間的內容。從《拜寺溝西夏方塔》中漢文刻經《圓覺經略疏》（卷下）錄文內容與《大正藏》相應內容比較，它們基本相同，僅有個別地方用詞略有差異，參見注釋說明。

(二)《圓覺道場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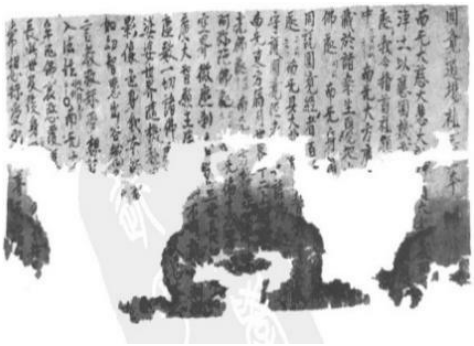
寫本卷軸裝，編號為 F038，存一紙，24 行，字數不等，根據刊佈彩色圖版和刊佈者綴合後圖版錄文如下：（……表示不知殘缺字數）

圓覺道場禮□一本
南無大慈大悲大[20]神通大光藏現
淨土以應圓機我……毗盧遮那
處（云云）我今稽首禮願……法
中（下皆列此云云）南無大方廣……
藏于諸眾生覺地……諸
佛處（同前）南無身相……礙
同說圓覺經者百千……恒河沙諸佛
處（同前云云）南無具大慈悲……誓願盡未來

[20] 《大正藏》內容為「入」，參見（唐）宗密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卍新續藏》冊 74，號 1475，頁 387 中欄 22。

守護圓覺經者，……諸佛處同……
南無東方滿月世界十二上願藥師琉璃
光佛處（同前云云）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四十八上願
阿彌陀佛處（同前云云）南無遍十方界盡虛
空界微塵剎土……三世長智……內
廣大智願主……不可說佛剎微
塵數一切諸佛處……大慈大悲
娑婆世界隨機赴……億
影像色身我本師釋迦牟尼……
如幻智惠出谷向……
言教救標夢想苦……入法性（此八拜先了同前云云）南無十……釋迦
牟尼佛哀湣覆護……
長此世及後身及……不舍……常想標受願……普共諸眾……

1.《圓覺道場礼□一本》的主体部分 F038



通過考證和比對上述殘經內容，可以確定漢文本《圓覺道場禮□》內容與《圓覺道場修證廣懺文》（卷二）中「四禮敬三寶」、《圓覺道場禮懺禪觀法事》（卷三）中「真言贊佛」、「贊智慧波羅蜜」和《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八）中「歎佛」[21]等接近，但不完全相同。由此可判斷，拜寺溝方塔出土《圓覺道場禮□》是西夏人根據當時法事活動實際情況或自身誦經的需要而摘抄的禮懺簡本。

三、《圓覺經》的翻譯年代

《圓覺經》最早收錄在《開元釋教錄》和《續古今譯經圖紀》之中，二者記載內容基本一致。《開元釋教錄》卷九記載：「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于東都白馬寺譯《圓覺了義經》一部。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為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22]《續古今譯經圖紀》卷一載：「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于東都白馬寺，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為懷，務甄詐妄，但

[21] （唐）宗密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卍新續藏》冊 74，號 1475。
[22] （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卷 9），《大正藏》冊 55，號 2154，頁 564 下欄、頁 565 上欄。

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23]《圓覺經》的譯者佛陀羅多在《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中有載：「釋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齎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委何年，且隆道為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跡，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為《鈔》，演暢幽邃。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24]

智昇雖然較早記錄了佛陀多羅和他所譯《圓覺經》，但沒有明確記載《圓覺經》翻譯的時間，這並不意味著《圓覺經》翻譯時間沒有任何記載，可以通過一些零散記載，分析《圓覺經》翻譯的年代。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記載：「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開元釋教目錄》云：『沙門佛陀多羅，唐言：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于東都白馬寺譯《圓覺經》一部，不載年月。』《續古今譯經圖紀》及《貞元目錄》亦同。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又云：『羯濕彌羅三藏法師佛陀多羅，以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馬寺傳譯兩卷，總二十八紙。其度語、筆授、證義、潤文諸德，具如別錄。』」[25]

宗密在自己作品中轉述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記載，提供了《圓覺經》翻譯時間為長壽二年（693），相同的資訊在《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卷上之四）中有載：「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又云：「羯濕彌羅三藏法師佛陀多羅，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馬寺翻譯，四月八日畢，其度語、筆受、證義，諸德具如別錄。」[26]另外，之後完成的《圓覺經集注》、《圓覺經近釋》、《圓覺經要解》等都延續了宗密的記載。而在《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有「（唐高宗永徽六年）罽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27]的記載。

這些材料告訴我們，《圓覺經》有在長壽二年（693）和永徽六年（655）翻譯完成兩種說法，與佛陀多羅一起譯經的還有度語、筆授、證義、潤文諸位高僧大德。可以說，在藏海寺道詮法師撰寫《疏》之前，《圓覺經》漢譯本已經流行，一些高僧大德也《圓覺經》注疏，在宗密撰寫注疏之前已經有多個版本的注疏流傳了。

那我們在此基礎上，分別從參與《圓覺經》翻譯的其他高僧大德和宗密之前《圓覺經》注疏等情況入手，判斷《圓覺經》翻譯完成年代，可與道詮法師

---

[23] （唐）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卷 1），《大正藏》冊 55，號 2152，頁 369 上欄 03。
[24]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27。
[25]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28 中欄 07。
[26]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卷上），《卍新續藏》冊 9，號 243，頁 335 上欄 02。
[27]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39），《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367 上欄 04。

和《佛祖統紀》的記載相互印證。

(一)惟慤法師撰《疏》年代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夾頌集解講義》記載：「罽賓國三藏法師佛陀多羅奉詔譯。西蜀復庵暉禪師曰：『譯師也，梵語佛陀多羅；此云：覺救，罽賓者，即北印度也。由西域有五印度，此覺救三藏，乃是北印度罽賓人也。初于東都白馬寺譯此經，不載年月，譯之一字，乃是度語之稱。又譯者易也，大抵變易以成華言。』……佛法初自西來，乃用北方之官翻之，自此佛經鹹稱譯也。唐圭峯定慧禪師宗密，述《疏》、《鈔》、《科節》疏主也。圭峯即終南之別山，定慧禪師，即唐宣宗追諡之號。此經前後造疏解者，有京報國寺惟慤法師；先天寺悟實禪師；薦福寺堅志禪師；北京道詮法師。今圭峰定慧禪師，皆曾備討，各有所長，慤邈經文，簡而可覽，實述理性，顯而有宗。詮多專於他詞，志可利於群俗。然圓頓經宗，未見開拓，性相諸論，迢然不幹，故圭峯之疏，俱不依也。」[28]

《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一）也載：「宗密為沙彌時，於彼州，因赴齋請，到府吏任灌家，行經之次，把著此《圓覺》之卷，讀之兩三紙，已來不覺身心喜躍，無可比喻。自此躭玩，乃至如今，不知前世曾習，不知有何因緣，但覺躭樂徹於心髓。訪尋章疏及諸講說匠伯，數年不倦，前後遇上都報國寺惟慤法師《疏》一卷，先天寺悟實禪師《疏》兩卷，薦福寺堅志法師《疏》四卷，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三卷，皆反復研味，難互有得失，皆未盡經之宗趣分齊。」[29]

上述記載告訴我們，在宗密之前已存在四種《圓覺經》注疏，即都報國寺惟慤法師《疏》一卷，先天寺悟實禪師《疏》兩卷，薦福寺堅志法師《疏》四卷，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三卷。這說明在惟慤、悟實、堅志和道詮注疏之前，《圓覺經》已經流傳開來。

檢索查閱這幾位僧人，我們僅知報國寺惟慤的一些活動。《宋高僧傳》卷二《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中記載了釋極量，即般剌蜜帝，于神龍元年（705）翻譯出《大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十卷），後「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使入京，經遂流布，有惟慤法師、資中沇公，各著《疏》解之。」[30]

《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師崇福寺惟慤傳一（慧震、弘沇）》也載：「釋惟慤，俗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馮翊人，官居上黨，為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

---

[28] （宋）周琪述：《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卍新續藏》冊 10，號 253，頁 239 下欄 22、23。
[29] （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卍新續藏》冊 9，號 245，頁 748 上欄 12。
[30]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31。

戒……乃辭渭陽，尋師隸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參問禪宗，或附麗律匠，其志淵曠，欲皆吞納之。年臨不惑，尚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愨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起大曆元年丙午也，……勒成三卷，自謂從淺智中衍出矣，於今盛行。一說《楞嚴經》，初是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愨遇之，著《疏》解之。」[31]

這些內容主要講述惟愨撰寫《首楞嚴經疏》的情況，沒有提及撰寫《圓覺經疏》之事，但可以確定惟愨在 40 歲左右來至京師，大曆元年（766）年左右惟愨撰《首楞嚴經疏》（6 卷）及《大佛頂經玄贊》（3 卷）等。

另外，《楞嚴經圓通疏序》記載了「（惟愨）自唐天寶十年（751），西京惟愨法師始作疏解，相沿至今，凡十數名家。」[32]《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卷一）還載：「崇福寺惟愨法師疏（愨公于至德初年（756－758，共三年），得房相家筆受經函，發願撰疏，計十一年始下筆，勒成三卷，目為《玄贊》。文義幽頤，盛行西北，實此經疏解之祖也。」[33]《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四）也記載：「近聞江淮間，亦有疏行，不知如何？惟愨者是《佛頂疏》主，悟實者，少小出家，曾稟荷澤之教，高節志道，戒行冰潔，久在東都，恩命追入內，住先天寺，八十六歲方終，焚得舍利數百粒。堅志者，實之弟子。」[34]

從上述零散記載，我們並不能得知惟愨等具體生卒年代，有關他撰《疏》年代的記載也有抵牾之處，但可以大致透露出惟愨法師主要在唐玄宗至代宗時期從事撰疏弘法活動。

(二)僧人復禮、懷素弘法年代

除了佛陀多羅翻譯《圓覺經》外，還應有其他高僧參與翻譯活動，《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四記載：「《疏》具如別錄者，復不知是何圖錄，悉待尋勘。有釋云：證義大德，是京兆皇甫氏、範氏沙門復禮、懷素。又指度語、筆授云：在白馬寺《譯經圖記》。此等悉難信用，謂證義、筆授等，何得半在此記、半在彼圖，乍可不知，不得妄生異說。堅志法師《疏》說：譯主年月，並與藏海《疏》同，唯云：

---

[31]（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113。
[32]（元）惟則會解、（明）傳燈疏：《楞嚴經圓通疏》（卷上），《卍新續藏》冊 12，號 281，頁 689 上欄 05。
[33]（明）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卍新續藏》冊 13，號 287，頁 503 中欄 23。
[34]（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5，頁 537 下欄 20。

天竺三藏羯濕彌羅，為異耳。余又于豐德寺難經中見一本《圓覺經》，年多，蟲食悉已破爛，經末兩三紙，才可識辨。後云：貞觀二十一年歲次丁未七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在潭州寶雲道場譯了，翻語沙門羅睺曇揵，執筆弟子姜，道俗證義大德智晞注，紘慧今寶證道脈，然未詳真虛，或恐前已曾譯，但緣不能聞奏，故滯於南方，不入此中之藏。不然者，即是詐謬也。」[35]

這一記載透露出，《圓覺經》的證義大德有京兆皇甫氏、範氏沙門復禮、懷素等。復禮即皇甫氏、懷素即範氏，在文獻中皆有記載。

《開元釋教錄》（卷九）記載：「沙門釋懷素，俗姓範氏，京兆人，世襲冠冕。貞觀十九年出家，師奘法師為弟子。而立，性聰敏，專尋經論，進具之後，偏隸毗尼，依道成律師學《四分律》。不淹時序，而為上首，先居弘濟，後住太原，學侶雲奔，教授無輟，以先德所集多不依文，率己私見，妄生增減，遂乃撿尋律藏，抄出《戒心羯磨》，但取成文，非妄穿鑿，可謂嗣徽迦葉，繼軌波離而已焉。又別撰《四分記》、《鈔》兼經論疏記等五十餘卷，行於代。」[36]

《宋高僧傳》（卷十四）之《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記載：「釋懷素，姓範氏，其先南陽人。曾祖岳，高宗時為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令。父強，右武衛長史，乃為京兆人也。母李氏夢雲雷震駭而娠焉……幼而聰黠，器度寬然……年及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回，誓求為師。雲與龍而同物，星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宗師，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鹹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命家。見接素公，知成律匠……咸亨元年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奉詔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不輟緝綴。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糾古疏，十有六失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傳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砰輷而無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復著《俱舍論疏》一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疏計五十余遍，其餘書經畫像，不可勝數。於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爾然，告秀章曰：『餘律行多缺，一報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亮，奄然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37]

可見，有關懷素的記載還是比較籠統，他精通律典和撰寫疏文，世壽 74 歲，僧臘 53 年，生卒年代並不得知，但根據文中出現年號，可以推斷懷素生於唐貞觀

---

[35] （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5，頁 537 中欄 23。
[36]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 9），《大正藏》冊 55，號 2154，頁 564 下欄 19。
[37]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334。

年間，如按照貞觀十九（645）懷素十歲算，那他生於貞觀九年（635）左右，卒年大概在中宗在位時期，主要活動在唐高宗、中宗、睿宗、武后時期，那麼懷素若為《圓覺經》證義也就在這段時期。

下面我們再考證一下復禮弘法情況，主要材料列舉如下：《宋高僧傳》（卷十七）之《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記載：「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敕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為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禮之義學，時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余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為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38]

《新譯大乘起信論序》記載：「此論東傳總經二譯，初本即西印度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此云：真諦。以梁武帝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寺，共揚州沙門智愷所譯。此本即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齎梵文至此，又於西京慈恩塔內獲舊梵本，與義學沙門荊州弘景崇福法藏等，以大周聖曆三年歲次癸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醜，於授記寺，與《花嚴經》相次而譯，沙門復禮筆受，開為兩卷。」[39]

《華嚴經探玄記》（卷一）記載：「今大唐永隆元年三月，內有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唐言：日照，有此一品梵本，法藏親共校勘至此闕文，奉敕與沙門道成、復禮等譯出補之。」[4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三）記載：「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此云：日照，于西京大原寺譯出《入法界品》內兩處脫文，……大德道成律師、薄塵法師、大乘基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潤文，依六十卷本為定。三證聖元年，於闐三藏實叉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大德義淨三藏、弘景禪師、圓測法師、神英法師、法寶法師、賢首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綴文。」[41]

---

[38]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7 年，頁 412。
[39] （唐）實叉難陀譯：《大乘起信論》（卷上），《大正藏》冊 32，號 1667，頁 583 中欄 23。
[40]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號 1733，頁 122 下欄 09。
[4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號 1735，頁 517 下欄 21。

《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一卷）記載：「今此第三，證聖元年，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通舊總翻四萬五千頌，合成漢本卷八十軸，義淨等六大德同譯，復禮法師綴文。」[42]

《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記載：「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遍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43]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載：「沙門地婆訶羅，唐言：日照，中印度人，洞明八藏，博曉四含，戒行清高，學業優贍，尤工咒術，兼洞五明，志在利生，來游此國。以天皇儀鳳初至天后垂拱末，于兩京東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譯《方廣大莊嚴經》一部（二十二卷）、《大乘密嚴經》一部（三卷）、《大乘顯識經》一部（二卷）、《證契大乘經》一部（二卷）、《大方廣佛花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一卷）、《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大乘百福相經》（一卷）、《大乘百福莊嚴相經》（一卷）、《大乘四法經》（一卷）、《菩薩修行四法經》（一卷）、《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羅尼經》（一卷）、《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一卷）、《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一卷）、《造塔功德經》（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一部》（二卷）、《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凡一十八部合三十四卷，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沙門慧智證梵語，敕召名德十人助其法化，沙門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等證義，沙門思玄、復禮等綴文筆受。」[44]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三）記載：「敕于魏國東寺(後改為大周東寺)翻經，以永昌元年己醜至天授二年辛卯，總出經六部，沙門威陀、惠智等譯語，沙門處一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德威、慧儼、法明、弘景等證義。」[45]

凡此種種，不再一一羅列，總體可以看出復禮參與譯經活動主要集中在唐高宗、中宗、睿宗和武后時期，與法藏、實叉難陀、地婆訶羅等一起譯經，復禮主要擔任綴文和筆受的任務。我們再結合上述對懷素法師的考證，懷素、復禮生活年代相當，要早於撰《圓覺經疏》的惟慤法師的生活年代。那麼，我們認為，作為《圓覺經》的證義大德有京兆皇甫氏、範氏沙門復禮、懷素應與經文翻譯同時，可以確定《圓覺經》翻譯時間應該在唐高宗至武后時期。道詮法師所記長壽二年

---

[42] （唐）澄觀撰：《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1 卷），《大正藏》冊 36，號 1738，頁 710 中欄 18。

[43]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39），《大正藏》冊 49，號 2035，頁 370 中欄 06。

[44] （唐）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1 卷），《大正藏》冊 55，號 2152，頁 368 中欄 28。

[45]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13），《大正藏》冊 55，號 2157，頁 865 下欄 22。

（693）和《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所記永徽六年（655）年都在這個時間段裡，但再結合懷素“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回，誓求為師”的記載推測，若貞觀十九年（645）懷素十歲，那他生於貞觀九年（635）左右，及至永徽六年（655）也就 20 歲左右，與他主要的弘法時間不太一致。而與道詮所記《圓覺經》翻譯于長壽二年（693）的時間是相符合的，又與後來惟慤法師為《圓覺經》撰《疏》的時間也相契合。由於宗密的弘傳，《圓覺經》及其相關注疏不僅傳入西夏，而且也流傳到四川一帶，在大足寶頂石窟的第 29 窟即根據《圓覺經》內容于北宋慶曆四年（1044）鑿刻的“圓覺洞”，屬於圓覺經經變相。[46]

四、《圓覺經》及其相關經典的流傳

西夏文獻中不僅存有西夏文刻本《圓覺經》科文或科判，而且還存宗密述漢文刻本《圓覺經略疏》（卷下）以及寫本《圓覺經道場禮□》等內容，說明西夏時期《圓覺經》和《圓覺經道場禮□》等非常流行的，那《圓覺經》何時從哪裡傳入西夏境內的？

(一)《圓覺經》傳入西夏

《圓覺經》在武后時期於洛陽翻譯成漢文，之後隨著注疏不斷完成，此經開始在中原地區流傳，及至唐開元年間《圓覺經》已經被收錄《開元釋教錄》之中，《開元釋教錄略出》卷二記載：「《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北涼沙門法眾于高昌郡譯；《僧伽吒經》四卷，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力莊嚴三昧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上四經十二卷同帙，計一百八十一紙（帙號『可』字）。」[47]

《圓覺經》的漢譯本向西傳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中有保存，編號為 S.4644p、S.4644b、P.3024V，數量不多，為寫本。向東傳入遼朝，在《房山石經》（遼金刻經）（第十二冊）中得以保存，與《大方等陀羅尼經》（4 卷）、《僧伽吒經》（4 卷）、《力莊嚴三昧經》（3 卷）同帙，「覆」字函，皆為遼天祚乾統七年（1107）刻石。

而在《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記載：「《大方等陀羅尼經》（4 卷），又名《方等枟特陀羅尼經》、《方等陀羅尼經》，北涼沙門法眾于高昌郡譯；《僧伽吒經》（4 卷），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力莊嚴三昧經》（3 卷），隋天

---

[46] 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義新探索》，《敦煌研究》2009 年第 4 期。
[47] （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略出》（卷 2），《大正藏》冊 55，號 2155，頁 732 上欄 22。

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1 卷），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4 經 12 卷同帙，帙號為『使』。」[48]童瑋先生從《開寶藏》現存的兩個復刻本和再刻本《高麗大藏經目錄》和《趙城金藏簡目》推斷，《開寶藏》的內容完全是以《開元釋教錄略出》為底本，以千字文編次，自天字起到英字止共 480 帙，入經 1081 部 5057 卷。而《開元釋教錄略出》的入經總數則為 1078 部，5048 卷。對其中的差異童瑋先生有一定考證。[49]

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認為，西夏時期，《圓覺經》、科文、《圓覺經略疏》等傳入可能與遼和宋有關，西夏不僅六次向宋王朝請賜佛經，以此為底本翻譯從西夏文；[50]而且西夏和遼關係密切，繼遷、元昊和乾順與遼聯姻，促進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51]《圓覺經》的漢文本傳入西夏，被翻譯成西夏，以漢文本和西夏文本兩種形式流傳。英藏西夏文《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和漢本本宗密《圓覺經略疏》存在正說明這一點。但英藏西夏文《圓覺經》科文過於殘缺，我們尚無法判定翻譯成西夏的時間。

(二)《圓覺經》科文

西夏不僅傳入《圓覺經》、科文和宗密《圓覺經略疏》，而且也繼承了漢地科文或科判佛經的傳統。三分科經是把佛經分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這種方法源于東晉道安（314～385），科分佛經即分析章段，為了方便解釋經論而將內容分成數段，再以精簡扼要之文字標示各部分之內容，便於容易研究和瞭解經文意思。

《佛學大辭典》載：「科文，釋經論，分科其文句之段落者，是由秦之道安為始，知一經之大意不可缺。文句一曰：『古講師俱敷弘義理不分章段，若純用此意，後生殆不識起盡。又佛說貫散，集者隨義立品……天親作論以七功德分序品，五示現分方便品，其餘品各有處分。昔河西憑，江東瑤，取此意節目經文，末代尤煩，光宅轉細。……曇鸞云：細科煙揚，雜礪塵飛。蓋若過若不及也。』」[52]

西夏僧人在講經時借鑒漢地科文經文的方法，西夏文《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形式在黑水城文獻中得以保存。《圓覺經》主要以十二個菩薩與世尊的問答，宣說「圓覺」妙理和修行方法，結構非常清晰明瞭，基本上以每個菩薩分一章共十二章。其科文方法在宗密法師《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有記載：「此

---

[48] 童瑋編著：《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56。
[49] 參見童瑋編著：《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3-7。
[50] 崔紅芬：《西夏文〈聖曜母陀羅尼經〉考略》,《敦煌研究》2015 年第 2 期。
[51] 崔紅芬：《俄藏黑水城〈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考論》,《遼金史論集》輯 14，2016 年。
[5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 年，頁 1705。

下正釋經文，總分三分，謂序、正、流通。序中證信便是發起，謂佛入大光明藏與一切佛同住眾生清淨覺地，現諸淨土菩薩主伴皆入三昧，同一佛境，以表因果無異凡聖同源，顯發此經旨趣如是。然證信序諸經皆同，是阿難請問，佛令置之，亦為斷疑、息諍及異邪故。然雖具六成就，今隨文便均於廣略。總分為三：一信聞時主，二說處依真，三同體法眾。」[53]「自下大文，第二正宗分中，有十一菩薩，相次請問法門，節節佛答，總十一段，束之為二：初一問答，令信解真正，成本起因，後十問答，令依解修行，隨根證入。此乃前頓信解，後漸修證也，亦可初一信，次五解，次四行，後一證。」[54]「大文第三流通分，謂正宗之分，法義已周，欲使廣益他方，遠沾來世流傳，通泰輾轉無窮，故有此分，都無人傳是不流，流則不住不滯，傳之遇其障，難是不通，通則不壅不塞。文五：一慶聞深法，請問流通。二贊許佇聽，交感流通。三依問宣說，內護流通。四稟命加衛，外護流通。五時眾受持，總結流通。」[55] 故此宗密在《圓覺經大疏》卷上之四這樣講道：「二釋本文者，一卷總分三分：第一序分，第二正宗分，第三流通分。三分之興，彌天高判，冥符西域，今古同遵。所以三者？夫聖人設教，必有其漸，將示微言，先敘由致，故初有序分。由致既彰，當根受法，故次演正宗。正宗既陳，務於輾轉利濟，非但益於當會，復令末世流傳，永曜法燈，明明無盡，故結以流通。」[56]

宗密雖然對於《圓覺經》經文進行科文或科判，那麼西夏文《圓覺經》到底是如何科文，因為西夏文《圓覺經》殘存內容非常有限，我們很難做出具體的考證，但根據西夏文殘經的內容，可以確定，殘存部分屬於正宗分的內容，包括文殊菩薩章、普眼菩薩章、彌勒菩薩章和金剛菩薩章的內容。上文已對西夏文《圓覺經》科文提綱做了簡單的翻譯，在此不再贅述。

(三)《圓覺經道場禮□》的流傳

宗密撰寫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共十八卷即《圓覺道場禮懺禪觀等法事》（卷第一）、《圓覺道場修證廣懺文》（卷第二）、《圓覺道場禮懺禪觀法事》（卷第三）、《圓覺道場禮懺禪觀法事》（卷第四）、《圓覺道場禪觀法事禮懺文》（卷第五）、《圓覺道場禪觀法事禮懺文》（卷第六）、《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七）、《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八）、《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九）、《圓覺道場禪觀等法事禮懺文》（卷第十）、《圓覺道場修證廣儀》（卷第十一）、《圓覺道場修證廣文》（卷第十二）、《圓覺道場修證廣禮贊文》（卷第十三）、《圓覺道

---

[53]（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大正藏》冊 39，第 1795 號，頁 528 中欄 07。

[54]（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卷上之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3，頁 342 下欄 14。

[55]（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下之 2），《大正藏》冊 39，號 1795，頁 574 中欄 28。

[56]（唐）宗密述：《圓覺經大疏》（卷上之 4），《卍新續藏》冊 9，號 243，頁 337 上欄 06。

場禮懺禪觀等法事》（卷第十四）、《圓覺道場禮懺禪觀等法事》（卷第十五）、《圓覺道場修證禮懺廣文》（卷第十六）、《圓覺道場禪觀修證廣文》（卷第十七）、《圓覺道場修證禮懺文》（卷第十八）。這十八卷文廣義繁，視為廣本，不便末學修學和法會上操作。雖然後來宗密著有《圓覺經禮懺略本》（四卷）、《圓覺經道場六時禮》（一卷），但無法找到原文進步比對。

及至宋代華嚴宗傳人淨源法師在宗密廣本基礎上，略彼廣本以為一卷十門之章，名為《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被視為略本，收錄在《卍新續藏》（第 74 冊，第 1476 號）之中。

但將拜寺溝方塔中出土的《圓覺道場禮□》與淨源法師的略本進行比對，發現二者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由此我們確定，西夏時期境內曾流傳《圓覺道場禮□》與宗密撰寫的《圓覺經道場修正儀》相關內容接近。宗密的《圓覺經道場修正儀》全本在西夏時期應該流傳，因為宗密的《圓覺經道場修正儀》的儀式繁複，所以西夏人根據宗密廣本，結合自己實際需要輯錄出一個簡易誦讀或便於操作使用的簡略本，可以說西夏境內既流傳著宗密廣本，也流行西夏人輯錄的略本，可能西夏境內流傳的略本還不止一個版本。在拜寺溝方塔中存在的漢文本《圓覺道場禮□》正是西夏人輯錄的略本之一，以抄本形式出現，可認為是信眾中流行的略本。再結合《圓覺道場禮□》殘經抄本中多處使用「云云」、「下皆例此，云云」、「同前云云」等詞語，正是這種表現方式充分體現了西夏人對一些程式化內容的省略，反映出西夏人對於《圓覺經》或禮懺內容是比較熟悉的，也說明《圓覺經》禮懺儀在當時十分流行，也深受信眾的喜愛。

《圓覺道場禮□》是流行的圓覺懺法簡本，《嘉興藏經》中有《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儀》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是西夏一行法師所撰，後宋普瑞補注。另外，索羅寧介紹了在蘇州西園寺發現的《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懺法，由支那國光明普照寺沙門惠開集，有「洪武二十年」（1387）和「正統八年」（1443）兩個題記，但據學者考證，懺本內容實際上屬於元代，是一行慧覺的另一部著作。索羅寧把《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與《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儀》進行比較，認為二者內容有不少接近之處。[57]我們把拜寺溝方塔中出土的《圓覺道場禮□》與《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儀》等懺本進行比較，儘管《圓覺道場禮□》內容過於簡單，但與後二者中「直言贊佛」的內容有一定相似性，而與《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出入較大。因在《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

[57] 索羅寧：《〈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初探》，臺北第四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冊 3），2015 年，頁 Z-2～3。

中神靈數量增多，增加的神靈不僅限於佛教，而且是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各類神靈。

本人曾對僧人慧覺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題記中所涉人物進行考證，認為，一行慧覺（？～1313 年）涼州人，俗姓楊，西夏高官的後代，生活在西夏晚期到元皇慶年間，受家庭影響，慧覺在蒙古國時期出家為僧，精通顯宗和密宗，先修密宗，後跟隨龍川大師修學華嚴，融會華嚴圓融之旨。他的活動範圍涉及西北、洛陽和大都等地。慧覺一生致力於弘揚佛法，傳承華嚴思想，在至元七年（1270）以後，輯錄完成和刊印了《華嚴懺儀》。雖然《華嚴懺儀》未收錄在元代編訂的佛經目錄中，但它在元代曾多次被刊印，散施於西夏故地等多處流行。[58]如此看來，《圓覺道場禮□》在西夏時期流行，而《華嚴懺儀》等在元代才由慧覺輯錄完成，可以說慧覺在輯錄《華嚴懺儀》、《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儀》和《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依普賢行願略禮懺念誦儀》時，他十分熟悉流行的華嚴經典、宗密疏鈔和懺法等，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密撰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分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圓覺經》、拜寺溝方塔存漢文《圓覺經略疏》與懺儀、《圓覺經》的翻譯年代、《圓覺經》及其相關經典的流傳四個部分對《圓覺經》及相關經典進行了考證和分析。首先對英藏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文《圓覺經》進行考證，糾正刊佈者的不足和錯誤，確定上述五個編號的西夏文殘經皆為《圓覺經》科文或科判，因為過於殘缺，我們目前尚無法還原西夏文《圓覺經》科文的真實狀況，但可以確定西夏文殘經為《圓覺經》科文正宗分的內容。然後對拜寺溝方塔中殘存漢文《圓覺經略疏》和《圓覺經道場懺□》進行錄文考證，恢復了《圓覺經略疏》的版式，與《大正藏》進行比對，可以確定他們基本一致，僅個別詞存在差異。《圓覺經道場懺□》應是西夏境內流行的略本，其內容受到宗密撰述《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影響。文章還借助宗密之前撰疏僧人和參與《圓覺經》證義僧人的活動年代，考證了《圓覺經》翻譯年代與道詮法師的記載是相符合的。《圓覺經》是一部能體現中國佛教重視圓覺妙有思想的經典，主要一切眾生都有圓覺妙心，本應當成佛，但只是被妄念、愛欲、貪欲等無明所遮，在六道之中輪回不止。若能清淨本心，以心為本源，去除貪欲、愛欲等，就能達到解脫。宗密基於對《圓覺經》的理解而撰寫疏鈔，融入了宗密對禪和華嚴思想的領悟以及對《圓覺經》、《華嚴經》的思考，由於宗密的弘揚，使《圓覺經》成為後世僧界研習佛法的重要經典之一，《圓覺經》為大乘圓頓之理，對華嚴、禪宗和天臺都產生很大影響，宗密所撰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對中國佛教禮儀也產生深遠影響。

---

[58] 崔紅芬：《僧人「慧覺」考略——兼談西夏的華嚴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4 期；《〈華嚴懺儀〉題記及相關問題探析》,載王頌主編《佛教與亞洲人民的共同命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年，頁 434-458。